

歷代名臣言行錄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宜興涪村朱桓拙存輯錄

潘永季絜斧校定

荆溪後學許時庚幼莊重校

朱子原本

朱子原序 張采紀事

張采題辭

焦竑序

楊以任序

宋前集原敘

朱熹

予讀近代文集及紀事之書其所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者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其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怪誕之說予嘗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為此書以便記覽尙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新安朱熹序

題辭

張采

言行錄者所以教人學爲人也夫爲人莫大乎畜德故受之以前言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朱熹集 宋子原序 張采題辭

一

往行使夫知所鄉方則可以與於道矣然昔人之言行有不盡由學亦有學所不能致者則嘗論之才分者於天理術者於人於天有限而於人無限是故匹夫慕義何處不勉在所自待何如耳今夫道古而懷其人紀史而揚其事下迄村氓負販皆知悲弔往烈則善善惡惡固莫之或昧而當身反是者無他志不立而氣因之也但立志有漸平時無所儀型一旦競以士君子之實世不概見而欲式儀型於百世之下離前絕後舍先籍又何賴焉故朱子卽宋名臣爲則而李氏又補其世凡舉一人必節其持身處室立朝服官以及履常蹈變櫛比成冊采得而讀之曰爲人其難如望海若旣而曰爲人其易如獲舟楫矣書曰學無常師主善爲師學者能從是得師誠正以治其身忠孝以事其君母以貧濫曰宋先生敝衣蔬食如此母以賤枉曰



宋先生樂天知命如此居安毋怠思伊川云閒過日月卽是天地盡
蒙難毋錯思蔡季通編管道州無幾微不適意做而習習而安焉則
知古人之書蓋直求其在我者耳從而求之笄角之童章布樸慙之
子可以爲聖人徒不則百歲不爲壽三公不爲貴聰明記問不爲賢
故曰古今非甚相遠使引之如同時同事以不及爲恥則古人奚啻
接席連步彼悠悠之徒甘心退落者曰我固不爲賢人耳豈知不學
爲人卽已非人其去能言之鸚鵡何幾哉則朱子深切之思又烏能
已已也

刻宋名臣言行錄序

揚州版舊序

焦 竑

有宋鉅公碩儒項背相望一言一行可爲後法晦菴先生懼其漫漶
無統爲之輯前後二集以表章先哲垂示來茲者甚具厥後朋溪先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前集 弗先顯辭 焦竑序

二

生繼之矣輯續別外三集繼先生未竟之志合之得七十有五卷號
稱完璧矣直指雲蛟黃公手披心醉積有年祀每出必鐫以自隨至
是弭節淮南也重刻之以貽同好而徵余爲序余讀之撫卷而嘆曰
嗟乎人道經緯萬端所從來矣修身繕性之方致君理臣之具開卷
燦然纖忽畢載流風扇被映我後人益上國勛名固不以巧辭飾行
而取哉誠指南之前車已疾之上丹也夫古以準今學以致用故考
古者將以畜德匪曰說鈴企賢者將以成材匪曰耳瑱懸一心之鑑
集眾賢之長是取材於山挹澗於海也不然譬以隸農卽有京坻之
粟穀難以望果然之腹矣語有之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
之不竭君子稱性而出忘乎爲我率其所至何必減於古人倘其迷
自性之眞源襲已然之陳迹則亦鄭人之置履而信度也其與幾何

卽兩先生洞研童毫劍心龜手而不能已者豈欲其如斯焉止耶直
指公書非聖不讀行非古不遵肅肅風清之暇雅受教所版行書
甚多此其一也觀者孰是可以小公之所存焉萬心丁未夏日後學
焦茲謹書

重修宋名臣言行錄序

應天府學版舊序

楊以任

朱子既集名臣言行錄李幼武以爲未備也取中興諸人續之論者
復病其多可卽浚儀平翁亦謂希朱者不僭則妄嗟乎後之學者不
法朱子奚法哉且續者濫矣朱子所纂亦未爲全得也朱子首趙則
平非夫教人以竊國象君殺其兄之子與其弟而自爲寵祿計者乎
此賈充徐勣之所爲春秋所必誅而無赦而首以爲錄朱子自背綱
常之例又何怪乎續之者曰朱子爲宋之臣不得不云爾桓文豈純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高宗集錄序 楊以任序

三

節哉春秋唯是之爲錄且因其事以爲勸懲朱子於諸人言行各臚
其實抑亦勸懲之義非專取以法也入朝數十人悉以此意衡之救
世之心實苦若夫續之者意在數美止據本傳朱子勸懲之意微矣
然卽不續一時忠臣良將磊落掀揭之士俱不獲數亦何以全其爲
宋臣之言行也遷固之史豈能不妄而後之君子有取焉蓋因其最
著以知其庸庸不足數取之乃所以爲黜此又朱子不煩筆削而卽
借後人之心爲公斷者也且朱子非取必純臣爲也纂曰名臣名之
藏僞多矣遷世之學斬絕名根潛德弗光原本一闕世之轉旋面目
不可測識者皆名人也有敗不敗爾朱子豈以名誨天下哉就名破
名使知善敗并存初終莫掩學者必求安身立命之處惟究極實地
乃爲得耳又豈後之執筆者所能窺測一二歟然則濂溪明道諸先

生其於闇意非不近矣朱子何不取以正之而必待續之性命之學標之以名原非朱子意中事况諸子所造亦自不猶統命之名以開道學一徑滋他日之偽朱子弗是也就其意而深求之其名者歟不必名者歟名之爲累者亦既燦然雖不必刪有嚴於刪者矣是書也殘缺已甚余惺然恐遂滅沒而昔人意緒將無所託以傳乃訪一二舊本屬賈君柱明授梓成書梓既竣爲望此義欲其學者審於勸懲無爲名所眩也崇正六年三月虔州楊以任序

此我友楊維節舊序是書鏤版藏在應天府學日久漫滅維節以進士受學官表章先籍鳩工修輯癸酉春訪余於虎邱僧舍以一部貽贈商略可否相期評定屬梓并以國朝名臣錄分任因各舉聞見歷書姓名扁之箭篋盤桓三日別去越明年甲戌維節遂爲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高宗 楊以任序 張采紀事

四

古人維節性孝友醇然長者平居勤苦末第讀書廬山經年獨坐在官清操諸生不得以贊謁死之日友人相助爲斂嗟乎若國朝錄成維節卽一人一人數事矣今余以此任分之雍瞻侯子而宋錄之刻則與令申宋子培元馬子成之工旣竣爲理舊序奚啻聞山陽笛經過黃公酒壚也吳下張采跋

紀事

張采

宋名臣言行錄其前集十卷後集十四卷屬紫陽朱夫子所輯訖自八朝以前厥後李幼武氏繼編凡三一續集約靖康建炎前後諸臣總八卷一別集約中興四朝諸臣總十三卷卷分上下一外集首系道統次繪宋先生像題爲道學名臣總十七卷按史不列幼武傳而序後集者爲廬陵李居安序幼武集者爲凌儀趙崇稔舉莫可攷惟

序未記寶祐景定知爲理宗時人宜其縉核斷自當宗止耳幼武集稱宗人太平老圃者李衡字彥平江都人服官孝宗朝以厲節退老崑山爲時大賢卽彥平推賢流亞歎由是言則寶慶後如西山真氏鶴山魏氏以迄死國諸臣先後相望猶闕焉靡及抑豈有善本藏之名山耶要皆後世人任也卽今行世卷集其應天府學小版旣日久漫滅揚州版差明了然皆訛亂倒錯令人讀不能句有本文作細註一事未完而卽空白如後集韓琦劉安世兩錄者有裂後數行於前綴前數字於後一卷之中溷移六七紙如後集王安石別集李綱錄者有前則逸後半後則逸前半連書爲一如外集朱文公錄者有遺字及補如別集宇文虛中錄遺字如胡舜陟錄者其他疑誤展楮皆是謹就所知識一一校正開卽改補竊於是書謬有微功復不自量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宋宗集 卷十四 張栻傳

輒加丹黃且致評騭平翁有言非僭則妄余敢乎哉

讀前集

張栻

前集首越普昔人有煩言然普內瑕猶著顯績若程琳當章獻垂簾上七廟圖且庸庸何取要之善善長惡惡短勸懲焉爾我讀是集而攷其世蓋自藝祖迄仁宗四朝於是君求相相求賢人皆輕於爲善而易於見才故出則良臣處則吉士卽中人邂逅推前引後亦將聲施矣然呂夷簡之任術得全功名王旦之約守不保晚節者真宗以媚求下仁宗以正道進退其臣且懼禍故媚以自脫夷簡繼爵位故假正道以固寵上使之然其夫謂臣下之賢不肖因乎上其言果可量賢者德望如呂端李沆范仲淹杜衍經國如寇準張詠恬退如錢若水丰裁如馬知節魯宗道薛奎包拯田錫孫奭孔道輔孫甫此諸

賢者天然開氣豈夷險榮辱足動蕩其萬一然而坦坦履道不致憂
議畏譏卽或時有罷遣而卒至舉朝別白無終回枉者斯非生適逢
世之幸乎卽將臣如曹彬惟藝祖自將將故得成其武功他若曹瑋
非李迪則秦州報警且以妄言戮种世衡狄壽非龐籍保任則青澗
不得立智高不得平蓋軍庸與品節有辨品節可自樹卽摧折屈抑
因以愈顯軍庸厥係君相設小旁撓或呼應不當機事去矣凡此皆
有志之士審時度勢不能不流連於此四朝者也然希夷君復之徒
生斯世而悠然高臥者曰惟斯世得高臥耳故朱子前後二集俱於
卷末錄處士使學者知言行攸關出處一致若而人者又若君相可
輕重之者矣其亦有遜之心也夫

宋前集名臣言行錄序終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宋前集 張栻語前集序

六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宣興浯村朱烜拙存輯錄

潘永季黎崱校定

荆溪後學許詩庚幼註重校

宋紀 趙姓涿郡人郡江京其為北宋凡九帝得年一百六十有九

太祖皇帝 名匡胤在位十七年有建隆乾德開寶二號

太宗皇帝 名匡義賜改光義即位更名昺在位二十一年有太平興國雍熙端拱淳化至道五號

眞宗皇帝 名元又更名恒太宗子在位二十五年有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興五號

仁宗皇帝 名禎眞宗子在位四十二年有天聖明道景祐寶元康定慶應皇祐至和嘉祐九號

英宗皇帝 名宗實更名曙乃濮安懿王之子仁宗無嗣義以為子在位四年號治平

神宗皇帝 名顒神宗子在位十五年有熙寧元豐二號

哲宗皇帝 名煦神宗子在位十五年有元祐紹聖元符三號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宋紀 七

徽宗皇帝 名佖神宗子哲宗無子立之在位二十六年有建中靖國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六號為金人擄去相於沙漠

欽宗皇帝 名恒徽宗子金人入寇遂傳以位在位二年號靖康金人逼之北行殂於五國城

南宋紀 都應天徙臨安凡九君得年一百五十有四

高宗皇帝 名構徽宗子在位三十六年有建炎紹興二號

孝宗皇帝 名昚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高宗無子育於宮中賜名昚在位二十七年有隆興乾道淳熙五號

光宗皇帝 名湜孝宗子在位五年號紹熙

寧宗皇帝 名擴光宗子在位二十年慶元嘉泰開禧嘉定四號

理宗皇帝 名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堧之子在位四十年有寶慶紹定端平嘉熙淳祐寶祐開慶景定八號

度宗皇帝 名禘太祖十一世孫榮王與芮子在位十年號咸淳

恭宗皇帝 名焜度宗次子在位二年號德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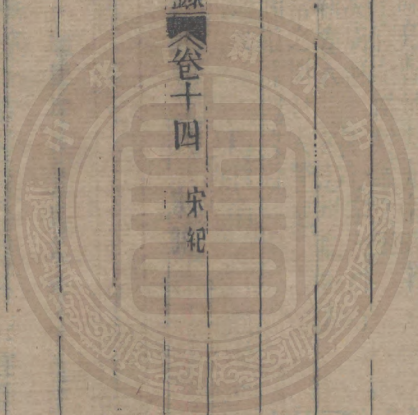
端宗皇帝 名景度宗長子元丘入臨安楊叔妃等負帝航海至福州奉帝即位

帝昺
度宗末子即位於福州遷於緝會之
世傑等戰敗陸秀夫負帝沈於海在
位二年號祥興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宋紀

八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宜興涪村朱桓拙存輯錄

潘永季絜斧校定

荆溪後學許時庚幼莊重校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目錄 朱子原本

趙普 字則平幽州人舉太祖太

曹彬 字國華真定靈壽人

范質 字文素大名入後唐進士仕於周相太祖

賈儀 字可象薊州人後晉進士仕於

周事太祖官翰林學士

李昉 字明遠深州藁場人

呂蒙正 字聖功河南人

張齊賢 字師亮曹州人太宗時舉進士官左僕射諡文定

呂端 字易直幽州人

錢若水 字澹成河南新安人

王旦 字子明大名華人諡文正

向敏中 字常之開封人登進士官常之開封人登進

陳恕 字仲言南昌人登進士官晉使

張詠 字復之漢州郾城人

馬知節 字子元幽州人以父節字子元幽州人以父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光前集 卷十四 史名臣目錄

九

曹瑋 字寶臣武惠公彬之子以父任簽書樞密院事諡武穆

畢士安 字仁叟代州人登進士相

真宗諡文簡

寇準 字仲平華州下邳人

高瓊 字晦叔河南人為檢校太尉

楊億 字大年建州人以神童召試官翰林學士諡曰文

王曙 字晦叔河南人舉進士又舉賢

良方正相仁宗諡文康

王曾 字孝先青州益都人

李迪 字復古濮州人舉進士古濮州人

真宗仁宗諡文定

魯宗道 字貫之亳州譙人

薛奎 字宿藝絳州人舉進士官至參

政諡簡肅

蔡齊 字子思萊州人舉進士官至參政諡文忠

呂夷簡 字坦夫壽州人舉進士官相仁宗諡文靖

陳堯佐 字希元閬中人舉進士相

仁宗諡文惠

晏殊 字同叔撫州臨川人

宋庠 字公序開封人由鄉貢試禮部

廷對皆第一

韓億 字宗魏開封人舉進士官參政諡忠獻

程琳 字天琳中山人舉服勤詞學科相仁宗諡文簡

杜衍 字世昌越州山陰人

范仲淹 字希文蘇州吳縣人

种世衡 字平仲洛陽人放之兄子以廢補官仕主東染院使兵馬錄

龐籍字醇之單州人舉進

吳育字春卿建州人登進士舉賢良方正官參政諡正肅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舉進士官諫議大夫

田錫字表聖嘉州人舉進士官諫議大夫

孫奭字崇古博州博平人舉進士官

孔道輔字原魯孔子字安道曲阜人舉進士官

余靖字安道曲江人舉進士官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舉進士官

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舉進士官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以為薦為直講

蘇洵字明允眉州人以為薦授校書郎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舉進士官直講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舉進士官

天章閣待制兼侍讀

部尚書

諡曰襄

李及字幼幾鄭州人舉進士官御史中丞諡恭惠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舉進士官起居舍人

王質字子景文正公旦之姪

王質字景文正公旦之姪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州西河人舉進士第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宋前集 宋名臣目錄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宜興涪村朱桓拙存輯錄

潘永季絜葺校定

荆溪後學許時庚幼莊重校

節錄宋名臣言行錄目錄

宋 前集 朱子原本

曹彬 李昉 呂蒙正 呂端

錢若水 李沆 王旦 張詠

寇準 王曾 魯宗道 晏殊

杜衍 范仲淹 狄青 包拯

孫奭 孔道輔 王質 陳搏 種放

林逋 圖兄子宥 李詣 胡瑗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明某 節錄名臣目錄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宜興涪村朱桓拙存輯錄

潘永季絜昇校定

荆溪後學許時庚幼甞重校

宋 前集 朱子原本

曹彬 字國華真定靈壽人

爲人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爲成德軍牙將節帥武行德見其端認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非常流也爲周室外戚官閣門使使吳越致命訖卽還私覲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追遺之至於數四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拜賜悉分遺親舊不留一錢出爲晉州兵馬都監初太祖典兵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讌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召謂曰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前集 曹彬

七

敢疏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其守位猶懼獲過

安敢妄有交結遷客省使乾德二年兼樞密承旨大舉伐蜀以彬爲

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

無敢上聞降詔褒之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戒

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

嫁之及師還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旣歸上

盡得其狀以王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

節度使人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

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諸將豈無言哉勸懲國之常典可無讓

開寶二年親征太原復命爲前軍都監六年進檢校太傅與潘美伐

江南屢戰破之金陵受圍凡三時城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

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其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李煜與其臣詣軍門納降彬慰安之待以賓禮遣煜入宮治髮左右密謂曰倘煜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眾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總師也上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笑上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錢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簡策

曹彬

三

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封魯國公太平興國三年進

檢校太師從征太原加兼侍中雍熙三年詔與潘美北伐契丹師敗

於涿州責右驍衛上將軍四年仍起侍中眞宗卽位復檢校太師同

平章事數月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主臨問手爲和藥問以後事

對曰臣事無可言臣一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端爲將上問其優

劣對曰璨不如瑋遂卒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謚武惠彬仁敬和厚

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

不以等威自異過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

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

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始必以婦

爲不利而朝夕營營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未嘗廢焉

嘗曰吾爲將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爲宋良將第一云諸子皆賢令少子玘生慈聖光獻皇太后追封王爵

李昉

字明遠深州饒陽人

漢乾祐中舉進士爲集賢殿修撰仕周爲翰林學士事太祖爲中書舍人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拜平章事雍熙元年加右僕射王師討幽薊不利遣使分詣河南東籍民爲兵凡八丁取一昉奏曰近者遣使籍河南東四十餘郡之民以爲邊備非得已也然河南之民素習農桑罔知戰鬪一旦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嘯聚更須剪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旣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春和有妨農作陛下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前集

曹彬 李昉

十四

下若以明詔已頒難於反汗則當續遣使臣嚴加戒飭所至點募人情若有不安卽須少緩密奏取裁庶免後患上嘉納之消化四年以年滿七十特進司空致仕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於側酌御尊酒賜之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人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言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卒贈司徒諡文正昉和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謹無赫赫稱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用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旣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司馬光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惟故李相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其爨田園邸舍所收及其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

於翰林學士宗謨所制也

呂蒙正

太平興國二年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歷官翰林學士擢諫議大夫八年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為愈也時皆服其量尋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為人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先是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沾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從簡始離襁褓鷹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宋明集 李昉 呂蒙正

卷十四

宋明集 李昉 呂蒙正

五

釋褐時官補之自是遂為定制朝士有藏古鏡者欲獻之以求知自言能照二百里蒙正笑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嘆服消化中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好功績武則天下之人燿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羯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韙之嘗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謂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不謂今日致此繁盛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眾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怏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諫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何執耶

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
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
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
西京留守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上數遣中貴人將命
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真宗即位進左僕射以
本官同平章事郊祀禮成加司空授太子太師封蔡國公改封隨又
封許景德二年表請歸洛陛辭曰言遠人請和胡兵省財古今上策
惟願陛下以百姓爲念上嘉納之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
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
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
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頴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富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宋前集 呂端正 呂端

六

言者蒙正容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人書院事廷評太祝蒙
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
諸子同學供給甚厚卽弼也後弼兩人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
如此卒贈申書令諡文穆

呂端

字易直幽州人

附

呂藩

呂荀

呂蔚

少敏悟好學以廕補官歷著作佐郎直史館太祖卽位遷太常丞累
官知成都府爲政清簡遠人便之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考功員外郎
充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
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
廷美從之嘗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恬然讀書若在齋閣太
宗欲相端左右或謂其糊塗上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遂相之

端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表獲其母帝欲誅之獨與樞密副使寇準謀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遂覆奏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耳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事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卽用其策其後母死延州繼遷尋亦死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眞宗爲皇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太宗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將參知政事李遵勗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勛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前集

五端

七

人守之而入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乃奉太子至福甯庭中眞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以繼勗爲使相赴陳州貶遵勗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且除名流潯州帝每見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帝嘉納加右僕射被疾免常參尋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卒贈司空諡正惠端姿儀瓌秀有器量寬厚多恕屢經擢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李惟清自知樞密改御史中丞意端抑已及端免朝謁方彈奏常參官疾告逾年受奉者又構人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畧

風波之言不足慮也。端祖克嘗事滄州節度劉守文爲判官。守文之亂，克舉族被害。時父琦方幼，同郡趙玉冒鋒刃給監者曰：「此予之弟。」非呂氏子也。遂得免。王子文度爲耀帥，孫紹宗十餘歲，端視之如己子，表薦賜出身，端兩使絕域，其國曩重之後，有使往者，每問端爲宰相，否其名顯如此。不蓄貲產，子藩荀蔚貧，置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眞宗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遣使檢校家事。

錢若水

字淡成河南新安人

雍熙中舉進士，初釋褐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其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宋前集

呂端

錢若水

六

上州官審覆無反意，若水獨疑之，畱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詰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畱，孰視其獄，詞耶？」畱之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一日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畱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其人號泣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其人傾家資爲若水祈福。知州欲論奏其功，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耳。」論功非其本心也。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太宗聞之，驟加褒擢。二年中爲樞密副使，李繼隆與轉運使廬之

翰有隙誣奏其罪上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令乘驛取盧之翰寶批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久之上出詰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以汝爲賢爾乃不才如是耶對曰陛下不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府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詔如若水議三人皆黜爲行軍司馬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上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報國若水言高尚之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節集

錢若水

五

而効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呂蒙正罷上曰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罷上問朝臣曰昌言涕泣否若水因念上待輔臣如此益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乃草疏求解職會晏駕不果真宗卽位加工部侍郎數月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請益堅遂以本官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詔修太宗實錄從幸大名陳禦敵安邊之策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任之恩下挫銳師之氣益潛等未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者數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帥不

用命者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
後鑿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卽位之始劉崇
結敵人寇敵遣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等臨敵不
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崇聞之股
慄不敢出卽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陛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
禦敵之奇策也將來安邊之策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
宜以郭進等分統邢州等軍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
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
益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求則掩
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
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各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恭甫集 錢名水 李正

歷代名臣言行錄

恭甫集 錢名水 李正

三

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
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俄知開封府手詔問備邊之要君水
陳五事曰擇郡守募鄉兵積芻粟重將帥明賞罰上賞稱之曰儒臣
中知兵者道巡撫陝西緣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邊事以疾歸京師卒
年四十四贈戶部尚書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美丰神有器識能斷大
事事繼母以孝聞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
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襟度豁如也華山陳搏見之謂曰子神
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耳若水亦精術數知年壽不永
故懇避權位其沒也土君子尤惜之

李洸

字太初洛州肥鄉人

少好學器度宏遠登進士累官翰林學士嘗侍曲江宴太宗曰漢之

曰李沆風度瑞凝眞賢人也眞宗卽位拜參知政事咸平初平章事會契丹犯邊眞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眞宗還沆迎於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加門下侍郎尙書右僕射眞宗問治道所宜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是矣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使王室微弱益姦邪難辨耳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唐德宗李泌以爲眞姦邪是也帝一又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展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復問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白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前集

李沆

三

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時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甯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且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旣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巨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眞宗以契丹旣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且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薦於沆不用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爲

所傾始伏沈言沈接賓客常寡言或譏爲無日飽者沈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尙周章失次卽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卽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唐人擾之是曰檢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屬民耶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沈曰沈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及卒上哭之慟稱其忠良淳厚始終如一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沈性直諫內行修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宋前集

李沆 五目

五

慎密不求聲譽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沈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弟維勸治居第沈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完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我與諸弟友愛尤器重維暇日相對宴飲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

王旦 字子明大名華八

父祐兵部侍郎以文章名於漢周之際事太祖知制誥魏州節度使符彥卿有飛語聞於上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宣付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漢爲相也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宣決

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彥卿無異意乎對曰臣以百口保之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富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世稱其陰德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故天下稱三槐王氏云且幼沈默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入爲著作佐郎預編文苑英華詩類遷殿中丞通判鄭州表請天下建常平倉以塞兼并之路淳化初以薦拜本正言知制誥錢若水有人倫鑒見且曰眞宰相器也李沆亦推爲遠大之器眞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咸平三年同知樞密院事踰年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且馳還權留守事且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前集

王旦

三

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且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徒人不得傳播駕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旣受盟寇準以爲功有自得之色上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恥之而陛下以爲功臣竊不取帝愀然不樂欽若知帝厭兵乃以封禪之說進帝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閒爲旦言且暱勉而從帝幸祕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不測其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由此意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旣歸發之皆美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大中祥符中爲天書儀仗使從封泰山爲大禮使祀汾陰又爲大禮使累受詔撰祀壇頌遷右僕射

兼門下侍郎玉清昭應宮使尋拜司空且爲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凡柄用十八年爲相僅一紀會契丹修和西夏誓守故地二邊兵罷不用帝以無事泊天下且謂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帝久益信之言無不聽且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及奏事羣臣異同徐一言以定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且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且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宮禁火災且馳入帝曰兩朝所積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已許中外封事言得失後有言榮王宮火所延非天災劾當坐者百餘人且請曰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前集 王旦

一

始火時陛下已罪已詔天下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甯知非天譴耶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諸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且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上怒不解且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大臣付獄帝曰此事已發何可免且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且至中書悉焚所得書由是皆免仁宗爲皇太子太子諭德稱太子學書有法且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張士遜又稱太子書且曰太子不待應舉選不在學書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且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待之且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

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爲比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以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之帝問且且請赦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寇準數短且且專稱準帝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且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愈賢且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且被責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且且令送還密院準大慙見且謝且不言寇準罷託人私求爲使相且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曰兩除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且所以薦者準媿歎以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開集

王五

五

爲不可及準在鎮生辰大宴服用僭侈爲人所奏帝怒謂且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且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朕何帝意解曰然此正是朕耳遂不問帝欲相欽若且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器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論也遂止欽若與陳堯叟馬知節因奏事忿爭上怒欲付獄召且至且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忿爭無禮且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閒罷之未晚也帝從之且嘗與楊億評品人物億曰丁謂久遠當何如且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耳後果如言且爲究

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閒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於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識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謂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且執不可曰他日有求爲樞密者奈何遂止目是內臣官不過爾後旦爲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白向敏中敏中爲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且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旦曰無他語但云東南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前集

王旦

共

民力竭矣奎退曰眞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爲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且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迭更職思且之言未嘗求利識者謂知大體且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於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素羸多疾屢求解職優詔褒答天禧初進位太保加太尉兼侍中疾甚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與直省吏挾扶見於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天下事付之誰乎且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爲尙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固問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對曰他人臣所不知也旦素與楊億厚疾亟延至臥內請撰上表曰吾忝爲宰輔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敍生平遭遇願日親庶政進用賢士少減焦勞之意仍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

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於侈泰勿爲厚葬以金寶置櫃中貞宗
嘆之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且作奏謝之藁末自益四語云益惟多
藏沉無所用見欲施散以息咎死卽昇至內闈詔不許還至門且已
薨贈太師中書令魏國公諡文正旦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
婚姻不求門閥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繪錦飾氈席不許有貨玉帶者
弟以爲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
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
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噉飯問曰何不噉羹則
曰我偶不喜肉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不置田宅
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耳上以其所居陋
欲治之旦辭以先人敝廬乃止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宋前集 王旦 旌詠

書一事之失令削髮披緇以斂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

歷代名臣言行錄

宋前集

王旦 旌詠

三

張詠

字復之濮州鄆城人

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登第知鄂州崇陽縣民以
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
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民富至今遷
著作郎歷官至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張承德爲并代
部署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案其罪詠封還詔書言陛下方委永
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推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太宗不從未
幾果有營兵脅訴軍校者詠引前事爲言上改容勞之出知益州時
李順搆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
行仍盛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厲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

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略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城中屯兵尙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間舊以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慮矣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暎張塗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稱遂篤勉就舉三人者悉登進士由是知勸民有諫訴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畏而愛之眞宗卽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入拜給事中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懲之恐無以禁詠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前集 張詠

天

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鋒起爲盜則爲害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知永興軍府上以詠前在蜀治行優異命復知益州歸朝掌三班領登聞檢院詠中歲瘍生腦頗妨巾櫛求知潁州上以其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皆以政績聞不當莅小郡命知昇州大中祥符三年充宣昇等十州安撫使上閱其腦瘍代還進禮部以疾未見不得面陳所蘊乃抗疏言近年虛國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爲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卒贈右僕射諡忠定詠剛方自任爲治尙嚴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爲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爲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爲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遇於傳舍知其事卽假此僕爲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嘗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

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真宗稱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其在杭時有富民病將死于方三歲乃命其婿主其資與婿遺令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以七與婿子長以財爲訟婿持遺令請如元約詠覽之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予死汝手矣乃以其財三與婿而子與七人皆服其明斷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爲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爲本自爲像贊云乖則違信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公初討劉旻兵回有以斬首級求賞者詠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有中傷破體者恐命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軍情歡躍蜀中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眾嵩呼者三詠亦下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曹集

張詠

五

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眾不敢譁韓魏公聞之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詠嘗謂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善藏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勸人曰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則廉謹知恥若舉之忠節愈堅少有敗事若奔競之人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已若舉之必矜才好利果及舉官矣且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懼其嚴莫敢畜侍婢詠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是官屬稍置侍姬詠還闕呼婢父母出資以嫁之仍處女也少時謁陳圖南遂欲歸隱陳曰公方有職事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及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來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語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霖詩

州人詠少與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在陳州忽來謁詠見之問曰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異日別去後一月而詠卒

寇準

字仲平華州下邳人

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敎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耶中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累遷殿中丞通判鄆州召試學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館爲三司度支推官會詔百官言事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尙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常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原集

雜詠

三

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眾以天數對準對曰淇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徵益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問所以不平狀對曰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祖吉王淮皆得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問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知準爲可用乃拜準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罷知青州明年召拜參知政事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卿來何緩耶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

望者帝俛首久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對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卽決定帝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改封壽王立爲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問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延準飲極醉而罷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卽序進之馮拯極陳準擅權人對準猶力爭帝前遂罷知鄧州眞宗卽位遷工部侍郎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並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鬪意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明集

定準

三

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旣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

不決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大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卽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門城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中矢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巳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前集 寇準

三

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中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又除官同列目吏持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二年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尙書準頗自矜澶淵之功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進曰陛下敬寇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爲之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顧準寢衰明年罷爲刑部尙書知陝州從封泰山遷

戶部尙書知天雄軍祀汾陰遷戶部尙書幸亳州權東京留守爲樞密使同平章事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準惡之每事阻抑帝不悅未幾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徙承興軍天禧元年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巡檢朱能拔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準以聞遂召拜同平章事景靈宮使三年祀南郊進尙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時帝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聞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爲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謀潰罷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時懷政反側不自安且憂得罪乃謀殺大臣請罷皇后預政奉帝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復相準丁謂知之以聞誅懷政降準爲太常卿知相州徙安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前集

寇準

三

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帝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託其見重如此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其至道州也晨具朝服如常時對賓客言笑若初無廊廟之貴者其在雷州丁謂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旣至眾皆皇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初丁謂出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長官拂鬚耶謂甚愧由是頓搆日深及準貶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者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侯謂行遠乃罷仁宗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

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遣人取自洛中旣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初張詠在成都閫準入相謂其僂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耳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脫驂家未嘗熱油燈雖庖廩所在必然炬燭在雷州踰年旣卒衡州之命乃至詔歸葬西京道出京南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插地挂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筍眾因爲立廟歲時膏之無子以從子隨爲嗣沒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諡曰忠愍史臣曰準論建太子謂不可謀及婦人謀及近臣謀及中官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前集

寇準

王曾

三

此三言者可爲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阻眾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畱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勳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王曾

字孝先青州益都人

少孤鞠於仲父宗元善爲文辭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以將作監丞通判濟州代還特試政事堂授祕書省著作郎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修撰時瑞應沓至曾入對帝語及之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夫輿議及帝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臣下莫敢諫者曾陳五害以諫遷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旣退使內侍諭曰向思卿甚故不及朝服

見卿卿勿以我爲慢也其見尊禮如此尋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
欽若陰排異已者遂出知應天府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
夜搏人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卽捕之卒無妖復參知政
事眞宗不豫皇太后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
外以爲憂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語曰太子幼非宮中不能立加恩太
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然之因以白后帝崩奉命
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
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
減制書有罪表則之地欲先亂之耶遂不敢去羣臣議太后臨朝儀
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帝右垂簾奏事丁謂欲帝朔望見羣臣大
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內侍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前集 王曾

五

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旣而允恭爲山陵都監謂
爲山陵使擅移山陵上穴水石相半允恭伏誅謂罷分司西京或言
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尙可
議耶時眞宗初崩中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曾以帝初卽位宜近師儒卽召孫奭馮元勸講崇政殿
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
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
進易退之人矣曹利用惡曾班已上常怏怏不悅及利用坐事太后
大怒曾爲之解太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對曰利用素恃
恩臣故嘗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少釋卒從
輕議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爲不可及長甯節上壽止共

張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太后茲不悅會玉清
昭應宮災乃出知青州以彰信軍節度使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
還斂車徒而後過無敢諱者人樂其政爲畫像而生祠之景祐二年
以樞密使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封沂國公曾性資端厚在
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
范仲淹謂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恩欲歸
已怨將誰歸仲淹服其言寶元元年卒贈侍中諡文正曾嘗曰昔楊
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
以一致

魯宗道

字貫之亳州譙人

少孤鞠於外家諸舅皆武人頗易之宗道益自奮勵舉進士爲濠州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宋前集

王曾

魯宗道

三

定遠尉累遷祕書丞天禧元年詔兩省置諫官六員考所言爲殿最
首推宗道爲右正言嘗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
令雖資才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
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
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
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爲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倣此
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帝納其言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
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耶臣竊恥尸
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益思念之也尋除戶
部員外郎兼右諭德仁宗卽位遷戶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
判吏部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爲姦狀多

釐正之悉揭科條庶下人便之拜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眾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與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釐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釐後乘輿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耶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上前折之自是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遷禮部侍郎祥源觀使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疾劇帝臨問既卒太后臨奠贈兵部尙書宗道爲人剛正疾惡少容遇事敢言不爲小謹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卽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使者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復改爲肅簡議者以爲肅不若剛爲得其寶云

晏殊

字同叔撫州臨川人

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召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懼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時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旣成數稱善擢祕書省正字累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宋前集 眞宗道 晏殊

官翰林學士遷左庶子帝每訪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并稿封上帝重其慎密仁宗卽位章獻太后權聽政宰相丁謂樞密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無得見議遂定後拜樞密副使疏論張耒不可爲樞密使忤太后旨罷知宣州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召拜御史中丞兼三司使拜參知政事陝西方用兵請罷內臣監兵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鬪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悉罷還度支悉爲施行康定中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欲因羣材以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宋前集 晏殊

一

更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諫官上言宸妃生聖躬爲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宸妃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儻舍以規利坐是降工部尙書知潁州然殊以太后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時以爲非殊罪徙陳州許州稍復禮部刑部尙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以疾請歸京師訪醫藥踰年病浸劇乘輿將往視之馳奏曰臣老疾行愈矣不足爲陛下憂也已而薨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爲恨贈司空兼侍中諡元獻殊性剛簡奉養清儉累典州吏民頗畏其峭急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壻也文章瞻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初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選勝宴飲當時士大夫各爲宴集殊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兄弟講習一日選東官官忽自中批除晏殊上曰近聞館閣

臣僚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閉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反受命得對上諭以除授之意對曰臣非不樂宴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大用在官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在陳州時上問宰相曰晏殊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殊自表間起居而已故堯上尤哀之

杜衍 字世昌越州山陰人

總髮時卽苦志勵操尤篤於學擢進士補揚州觀察推官改祕書省著作佐郎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遷祠部員外郎按行潞州屢決疑獄人以爲神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爲治謹密不以刑威督吏而吏民憚其清整仁宗召爲御史中丞奏曰中書樞密古之三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宋前集晏殊杜衍

三

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曰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踴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眾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母錢願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銓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爲姦行敕面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力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母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姦遷工部侍郎知永興軍寶元二年遷刑部侍郎復知永興軍時方用

兵民苦調發吏因緣爲姦術區處計畫量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民得次第輸官比他州費省錢過半召還知開封府權近聞其名莫敢干以私拜樞密副使夏竦上攻守策宰相欲用出師衍曰僥倖成功非萬全計爭議久之拜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契丹堦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臣亦請留之帝以問衍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判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爲朕近親而遁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尙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從之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小人多不悅其壻蘇舜欽少年能文章議論侵權貴集賢校理王益柔爲衍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宋史集

杜衍

罕

所知御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時范仲淹富弼既出宣撫言者附會攻二人之短帝欲罷其政事衍獨左右之乃以尙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曆七年以年七十表請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皇祐元年召陪祀明堂詔應天府啟遣就道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進太子太師封祈國公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綿袍革帶或勸宜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尙可竊高士名耶病革戒其子努力忠孝小墮庫家以葬自作遺表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嘗曰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僞有門生爲縣令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

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又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愼者必譖已爲上者不加明察適以取禍但默而行之無悅於心可也食於家惟一麪一飯或美其儉答曰衍本一措大耳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御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

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常山朱氏從其姓名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入學舍晝夜講誦冬月儻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益自刻苦五年未嘗解衣就寢同舍生或饋珍膳皆解不受舉進士爲廣德軍司理參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前集

范仲淹

聖

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遷大理寺丞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其名召置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晏殊薦爲祕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尙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爲館職聞之懼召詰以狂率邀名將累薦者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已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旣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通判

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林木陝西疏言昭應壽甯天戒不遠今又修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仁宗以爲忠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言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爲詔禁中外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開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口丁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畱百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南集

范仲淹

望

官揖宰相廷爭乃至待漏院詔出卽睦州歲餘除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召遠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對曰此仲淹迂濶之論也仲淹聞之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遂落職知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

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頓首謝曰臣向論益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皆失守仲淹自請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軍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寡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薦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埃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慶厯元年春正月詔諸路人討疏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前集

范仲淹

四

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畱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造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會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佑與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

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仲淹率眾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奏至帝喜進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辭不敢受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閒可期平定矣願詔麗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前集

范仲淹

四

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從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仲淹與琦開府涇州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賊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諫官歐陽修等論王舉正懦弱不任事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琦出行邊路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上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召二府條對仲淹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又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卽委使白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其選監司也取班

簿視不才者一筆句之富弼曰一筆句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
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又請詔兩地臣僚非有勛德善
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
官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爲保任方遷員外郎舉
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太卿監諫議悉聽旨又
裁省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 陰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
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
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
望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日夜慮謀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
模闊大論者籍籍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
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誘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宋前集

范仲淹

五

陲有警因請行邊乃以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
將麟州新羅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蠲其稅
罷榷酤于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
請罷政事乃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以疾請鄧
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州人遮使者請畱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
徙青州卒贈兵部尚書諡文正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
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
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義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
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爲政尙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
之民與羌屬皆畫像立生祠祀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
齋三日而去四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嘗曰吾遇夜就寢卽自計一

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身
鼻孰寢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子純仁娶
婦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
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故持至吾家當火於庭戒諸子曰吾貧時與
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
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富富貴之樂也
又曰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
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有餘年而始發於吾若
獨富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人家
廟乎乃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
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前集 范仲淹

哭

皆有贖給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錄親戚及
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行爲我助喜我
何以報之哉以朱氏長青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費用南郊所加恩乞
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爲葬之歲別爲官祭朱氏他子弟以
蔭得補官者三人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閒請治第洛陽樹園
圍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
今年逾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之乎吾之所患
在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
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呂中曰先儒
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爲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爲本其所志則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

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仁宗二年欲大用之而仲淹已卽世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與

狄青

字漢臣汾州西河人

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爲經略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擢秦州刺史經略招討副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宋前集

范仲淹

狄青

聖

嘗敕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畱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拜樞密副使

皇祐三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嶺外騷動楊略等安撫經制

蠻事師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爲憂青上

表請行翼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

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

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

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鬪聽

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

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

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

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卽進青明旦乃整軍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旣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等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遲明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脇者慰遣之梟師宓等於城下斂屍築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尸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甯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還京拜樞密使始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於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趾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上奉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簡集

卷十四

包拯

異

高橫蹂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在樞密四年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其家數有光怪會大水青避於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言者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乃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卒贈中書令諡武襄爲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卒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者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包拯

字希仁廬州合肥人

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親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

母又不欲行卽解官歸養親亡廬墓終喪猶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
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
殺而粥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
服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重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
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拜監察御史建言曰國家歲
賂契丹非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制
及廢錮賊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弟子之法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
其劾奏官吏多撫細故務苛察相高尙吏不自安拯請罷按察使使
契丹契丹令典客謂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刺疆事耶
拯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無以對爲三司

戶部副使契丹聚兵近塞邊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調撥軍食拯曰漳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南集

包拯

吳

河沃壤人不得耕邢洛趙三州民困于蒿頃頃率用牧馬請悉以賦

民從之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

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右以爲龜鑒又言天子當明聽

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人之說請去刻薄抑僥倖正刑明禁戒興

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請罷河

北屯兵分之河南充鄆齊濮曹濟諸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借曰成

兵不可遽減請訓練義勇少給糒糧每歲之費不當屯兵一月之用

一州之賦則所給者多矣不報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立朝剛毅

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其笑比黃河清董稚婦女亦

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

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勢

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僞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對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請裁抑內侍減節冗費條實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減一歲休暇日事皆施行權三司使凡諸筦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特爲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者乘閒輒逃去并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拜樞密副使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卒贈禮部尚書諡孝肅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孫奭

字宗古博州博平人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六朝集

包拯孫奭

五

以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累遷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學召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咨嗟久之眞宗以爲諸王府侍講會詔百官轉對上十事累遷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守道自處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中得天書於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王旦等皆再拜稱萬歲召問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四年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

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園邱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惟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閒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南集 孫奭

至

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洿泔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盲之乎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耳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皇何爲下襲漢唐以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竊爲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就問復上疏曰陛下

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甯江淮之眾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甯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薦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費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勛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爲可戒欺下罔上爲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纒畢東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開集

孫奭

至

封便議西幸輕勞重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勛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嘗專事邊巨篋盞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古者五載巡守有國之事耳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登封嘉禾異草然後日方也今野鷗山鹿郡國交奏秋冬雷羣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六年又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於太清宮外議籍籍以爲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

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
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論以識理不明寄任
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悟已晚何可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悟
折捉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
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爽忠直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久
之以父老請歸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遷諫議大夫又求解官就
養遷給事中出知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朱能者
姦儉小人妄言祥瑞而降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
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文成
將軍以帛書飯牛旣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
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宋前集 孫奭 五

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月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
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符等皆至鉅田同秀等所
爲明皇不能顯戮忱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
也倘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
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
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
由在位旣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
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
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旣
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甯肯禦兵寶
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

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未幾能果敗又陳時政得失以納諫恕直輕徭薄斂四事爲言仁宗卽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讀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復見諷帝意或不在書則拱默以俟帝爲悚然改聽以古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太后與帝愛重之每進之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故諭之以年踰七十固請泣下帝亦惻然復求近郡優拜工部尙書知兗州尋改禮部尙書旣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侍婢謂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幸贈左僕射諡曰宣性方重事親孝父亡舐其面以代洗嘗撥五經切於治道者爲經典微言五十卷

孔道輔

字原魯孔子十五代孫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明集

孫夷

孔道輔

五

父勛進士及第以工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九歷官有政聲清操道輔幼端重舉進士爲甯州軍中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眞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率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遷大理丞知仙源縣主孔子祠事孔子故多放縱者道輔一繩以法士言廟制卑陋請加修崇詔可再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右正言受命日論奏樞密使曹利用等竊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天聖九年以龍圖閣待制使契丹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艷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徼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爲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

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爲生事且開爭端帝問其故對曰契丹比爲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輒爲所侮若不校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明道二年爲御史中丞會郭后廢率諫官范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廢絀願賜對盡所言帝令呂夷節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語夷節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節曰廢后有漢唐故事對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節不能答出知秦州三年復入爲中丞道輔性鯁挺特逢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忌之復出知鄆州卒皇祐三年帝思其忠贈工部侍郎

王質

字子景文正公且之姪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前集

孔道輔

王質

五

少謹厚渙約力學問師事楊億億歎以爲英妙伯父且見其所爲文嗟賞之以蔭補太常寺奉禮郎後獻文召試賜進士及第爲祕閣校勘累遷祠部員外郎丁父憂與諸弟飯脫粟茹蔬終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且頗以新進少質嘗因爭事宗且曰少年乃與丈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卒不爲屈宗且得盜鑄錢百餘入下獄治告質曰吾以術鉤致得之喜見於色質曰以術鉤人置之死而又喜仁者之政固如是乎宗且慙沮爲薄其罪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爲更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祀之徙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賦役寬平治以常法判吏部流內銓謂人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擢天章閣待制出知陝州卒質

家世富貴兄弟習爲驕侈而質克已好善自奉簡素如寒士不喜蓄財至不能自給初且爲中書舍人家曾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質閱書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風爾曹當無忘也范仲淹貶饒州治朋黨方急質獨載酒往餞或以請質質曰范公賢者得爲之黨幸矣世以此益賢之

陳搏 字圖南亳州真源人 附神放

幼聰悟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隱居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召至闕下從容問其術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爲念柰何留意黃白之術也世宗不之責命爲諫議大夫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前集 王真 陳搏 五

固辭不受放還山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送入中書宰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今主上有道仁聖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政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筆以白上上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屬和賦詩數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配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略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峰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號扶搖子士大夫願聞善言以自規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人以爲至言嘗戒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跡動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

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
後果喪清節歷五季亂離每聞一革命蹙蹙數日一日乘驢遊華陰
市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遯跡初有詩云十年踪
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總榮爭及睡朱門雖富不如貧愁
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
春

林逋 字君復杭州錢人 附見子有 李詒

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
初放遊江淮閒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
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
清談終日而去善行書喜爲詩其詞澄淡峭特多奇句旣就藁輒棄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宋徽宗 陳搏 林逋 杜有 聖

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跡山林且不欲以詩名一時
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不娶無子教
兄子宥登進士甲科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
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旣卒州爲上聞仁宗嗟悼贈諡和靖先
生賻粟帛嘗客臨江時李詒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
器也及逋卒詒適罷三司使出爲杭州守爲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
葬之刻臨終遺詩內之曠中

胡瑗 字翼之泰州海陵人

布衣時與孫復石介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牋十
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卽投之澗中不復展讀以經術
中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
殿與阮逸

同校鐘律分造鐘磬授試祕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甯節度推官教授湖州患隋唐以來仕進尙文辭而遺經業苟趨利祿故其教人有法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削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敢尙行實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慶厯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府教授辭不行後爲國子監直講其徒益眾庠舍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旣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嘗言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十四

朱簡集

胡詒

吳



